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天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十二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記

重建東昌考院記

東郡自漢以來縉紳宿儒用文學起家者常歸然甲天下才俊之士比肩立而其地濱於河吏民重困南北冠蓋之往來者舟車交錯或一時並至則無官舍學使者

往往駐節以冬月蓋取河水腹堅舟楫不通得乘隙以校士也戊戌春既畢試郡諸生僉言考院不可不復狀其畧曰國家崇重學校視學有專官校士有別署今假館於御史臺巡按之所無以候臺使者有司多惶愕失措其不便一考棚費竹木無算郡故平壤濯濯無深山茂林至發屋材以從事事已撤去既費且勞聊城為獨累其不便二考院舊有瓦棚高明爽塏今敗葺朽木取辦一時卑暗聞葺風雨不蔽其不便三公能不鄙夷諸

生有前此之考院在其廢而僅存者尚什之三盍修復
之余是其請而難其費無已與諸生酌夫聚沙成垤聚
水成川諸生之新者能五人一金乎舊者能十人一金
乎計合郡之士將萬人金可得千計其富而好施者旌
之其不足者官為補之如是而役可成也諸生皆應曰
諾郡縣上其事於東昌道道上之巡按御史皆報可於
是分檄諸州縣各置簿募如約余為諸生先而太守盧
君及司理劉君殫力經營以竣厥役自堂廡廳厨及吏

胥執役之所無不畢備又構瓦棚使高敞夫然後學使
者有駐節之安諸生無不便之歎矣或告予曰君之試
事畢矣是不可俟諸後人乎夫事苟便於士民缺於昔
創於今可也况踵舊舉廢嘉與多士維新吾職也夫需
者事之賊也勇者功之府也後之人因而守之時而修
之則不勞而可久此有事斯役者之不可不記也盧君
名紘湖廣蘄州人與予同榜為己丑進士劉君名士龍
河南睢州人壬辰進士餘以次可考焉

景賢書院記

書院稱景賢者何曰存古也曷言乎存古者吉州舊有景賢堂以祀王文成先生者也地踞南郭高阜憑江面山久廢為榛莽之墟嘗過之太息謂有司盍復諸子講學白鷺青原間既二年諸君子欲為別置講堂羣謀僉同選地維舊於是卜築於景賢之遺址以其名歸予予固謝曰君子恥名勝其實未聞無實而弋名者也凡吾之講業於此蓋踵吉州舊事振其緒而弗敢墜焉非抗

顏人師也且將為實乎白鷺青原之席具在將為名乎
則今之才力殫矣曷忍擾吾民為辭之數四終弗能禁
且視昔規制有加予懼然曰噫是重吾過也無已乃祀
文成如其舊而虛其堂為講學之所是為景賢書院楚
進士羅誥芟樞有志於道者也過螺川移書曰聖自我
作景賢之義何居予告以故且謂之曰聖賢道二乎尼
父之教人也高下偏全兼蓄曲成未嘗揭揭焉責之以
聖而聖人之道以明且子將薄賢乎傳曰賢賢易色見

賢思齊而遜謝聖仁為不敢豈姑舍其最上者乎夫學以學為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今有人於此稱之以聖人雖強者不敢當斥之以禽獸舂兒走卒皆怫然戟手矣然而孟子辨其所異惟幾希蓋危之也出此入彼間不容髮然則有志於道者亦還其為人而已洵為人則其去堯舜周孔不遠矣夫侈然予聖是自誣也謂予弗克聖是自棄也人皆恥不肖之名而或不免蹈其實是有知而不克致也易不云乎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金史四庫全書
卷十二
大則賢人之業賢與聖何畛焉吉州既為文成政教漸
被之邦俎豆未墜風澤未遠而學者又砥礪奮迅不介
以孚苟能如登嶽而涉海不躋其巔不窮其流不止也
寧第稱賢而已哉既以復羅君又具告諸君子皆曰善
請記之予不敢作也聊次其語若夫經始落成度費董
工紀姓氏本文則有吉州諸君子在

重修復真書院記

施子曰余觀於吉州而知理學之盛也其最則安成蓋

自鄒文莊洎劉三五師泉兩峯諸公受業文成稱高弟子繼又有王塘南先生兩峯之門人也於時講德考業書院相望有曰復古曰復真曰道東曰識仁皆書院之著者也而所謂復真者文成嘗手書惜陰說以勗之一邑之中所在有會歲必數舉舉必累日用相砥以勿懈有入其中而戾其教者則人目笑而背指之曰夫夫也而與於講學者耶其人聞之必大慚於是君子有所誘而為善小有所憚而不敢為惡淺者習威儀守繩墨

深者畧言語而優入於性命田夫孺子市販之徒皆耳
習其言目習其事若日用飲食之相循不廢也故其教
立而俗以不偷則此數君子力也近年書院多荒地余
間為修舉故事其在屬邑者弗遑徧也而上南里鄉先
生王君吉張君瑛朱君經康君若生輩居近復真輒聚
衆力葺之以董率後學可謂知所先已君子之教人也
非三復以申命則入人不深而苟非其人往往數聞而
易厭甚有竊其似而離焉者遂為人口實非教者之過

也文成之致良知孔孟之言非王氏私言也不學者或以任情率意為良知而躬行闕焉則王氏之罪人也豈待羅文莊困知之辯而後知其非哉人有少去其鄉長而迷所歸者告以父母宗族所在無不蹶起思返者豈天之所與棄不反顧歟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夫亦在乎復之耳於乎昔之數君子予不得見矣猶及見後人修復其盛事苟得二三君子為之必誠必盡也其立教成俗何遽不古若也謹志其歲月而別書其同事之賢者

金匱要略卷之三
卷十二
劉諸石庶後來之有繼也

修復依仁齋記

書院講祠之設也其學校之衰矣乎古者教出於一上
自胄子下逮庶士僉由學校今之學官惟官博士者司
俎豆而弟子罕至布衣韋帶田間之孝秀勢不得講肄
其中於是別建為書院宋之理學大盛所在講堂賜額
多御書或主以山長既而有偽學之禁學者零散前明
正嘉隆萬之間又稱盛當國者復加厲禁毀書院墟講

堂其不盡廢者或改為講約讀法之所託諸浮屠老子之宮以圖僅存其僅存者又率喪其所司至以彼奪此而莫為之救則甚矣吾道之衰而仁義之風寢息也依仁齋者江寧耿公祠後之別業也始嘉隆間天臺耿公督學南都建崇正書院於清涼山堂曰體仁一時諸賢多出耿氏之門焦翰撰弱侯先生為高弟子不忘師學祠之清涼山又即其所居陸家巷創專祠祔以及門諸賢別構一庵曰景賢買田數十畝擇僧主之而豫章劉

水部文光祝給諫無功又築室祠後以居陳光庭先生名之曰依仁今耿祠碑所謂左為景賢庵後為依仁齋者是也是時先大父允升府君從陳先生問學偕洪子元夫至焦翰撰一見大悅為佐館餐四方學者徃復議論齋中之履相錯也由是作依仁問一編鄒公南臯叙之以傳亡何元夫奄逝十餘年間陳先生先大父先後捐館焦公過而哭曰是故諸賢萃止地精爽憑焉盍祠諸乃首祠陳子九龍配以先大父及元夫諸子九龍者

光庭先生別號也不祔耿祠者以別於耿氏之門人也
齋屋五楹中虛其一祠木主左右各兩間為客館學者
解裝就榻至則如歸如是者五六年兵燹洊更守者
失職田鬻庵奪移景賢之額於耿祠而所謂依仁齋為
守者吳氏子竊鬻惟九龍先生吳子孝昭二木主存而
不祀乙卯夏余白諸副使金公下其事於江寧徐侯歸
其直以復之葺殘易朽更列几筵自先大父以下從祀
名氏無考乃臆取陳門高弟子數人配享餘不勝紀者

闕焉既訖工卜日行禮諸賢士輻湊咸願有述以告將來於乎仁者人也稱人以仁則愕斥人以非人則咈天下豈有仁外之人乎昔九龍答問無慮數千言要其指歸曰依仁竟是仁依知仁然後依仁旨哉言乎後之學於是者其各自識所依也孰謂斯地非洙泗遺壤哉或曰屋無守則壞於是中加櫺門緘以局鑰虛其左待客右二間仍置守者供灑掃歲取賃錢以備修治官免屋稅庶永無患是役也贖屋修葺費三十餘金副使金公

助三之一成載諸石俾後有攷云

修葺水西書院記

吾郡講學書院莫著水西其興廢盛衰百餘年間凡數
變輟不舉者逾二紀矣不治且墟今

天子幸學獎儒術百執事嚮風知涇縣事鄧公修舊補
缺增置水西館舍集諸生異等者考德講業四方俊乂
多歸之會秀水高君念祖客遊涇川博搜碑牒具錄其
本末以鄧公命屬記余喟然歎先儒垂緒之大且久也

往在明正嘉間王文成公倡良知之學及門多大賢於
時歐陽公德為南祭酒涇文學章君棨首師之未幾鄒
公守益謫判廣德則宣城貢東平安國戚項城袁沈御
史寵梅大叅守德太平周太常怡時皆以諸生從遊吾
郡人士知學自此始後錢公德洪王公畿友教四遠諸
弟子嘗假水西三寺為講會之所延兩公主講席鄒公
偕劉公邦采自金陵衝雪臨之會數百人僧寺不能容
乃構別館於寶勝寺東其堂曰明德曰明道其樓曰退

省曰熙光楹各五東西舍各十三楹置田饒士謂之水
西精舍始自郡守劉公起宗邑侯邱公時庸而鄒公時
為祭酒與修撰羅公洪先各為記錢王兩公更迭往來
學士薦紳雲集絃歌洋洋由是水西之學名天下蓋其
盛也嘉靖中郡守羅公汝芳數過講習邑最著者查憲
副鐸蕭侍郎彥布政良幹相與切劘其間改為水西書
院正祀王文成公配以高弟子王公良及鄒歐錢王四
公歲會以時屢烏常滿此又書院之一盛也已而柄臣

議毀天下書院水西中廢萬歷乙酉廷議進王文成從
祀孔廟知涇縣張公堯文卜吉奉祀禮成士大夫請復
水西書院查憲副與翟駕部台實經始復舊觀又增祠
田語具張公堯文自記中天啟初邑人趙太僕健追祀
先儒朱子改稱朱王二先生祠其遞增從祀姓氏皆刻
諸石自徐布政榜及趙太僕健歿講會寢輟書院之興
替如此前後葺修者則陳公大綬李公邦華何公廷魁
高公承延勞績不可勝書當其盛也如春風長養萬物

草木怒生油然不自知其廢而旋復也如霜雪之餘根
芟具在煦以春陽觸以時雨又勃發而菁英道之不墜
在人人之同揆以性本乎天之與我者擴而充之上之
可至於聖人下不失為賢士大夫故其時人才蔚起名
臣廉吏節義之士相望不絕皆其風澤流餘也從事於
斯者可須臾忘哉然為於治安無事之時易為於軍興
不暇給之時難鄧公獨為其難者飾吏治以文章噓往
緒於垂燼於戲可謂賢矣是時補從祀則前邑侯高公

承堃吾邑梅大叅守德先大父文學允升公諱弘猷皆公所僉謀論定而舉者也閨章承流後起宜有以告來者夫鄉羅諸公之論道詳矣守而弗失循而日進同濂閩上泝洙泗毋馳騫藝文而畧躬行毋樂言生安而恥困勉先我者倡導於前薰而善者至於今不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吾冀後之勸興而有徵也故畧於辭而詳記其事云鄧公名琪棻字偉男廣西全州舉人

清白亭記

同姓兄肇元由比部出守會稽既暮月政平而人和操
潔而事簡按圖問所謂清白泉左右莫知也一老吏識
之指示其處發地得泉滌污決滯泉冽以甘置數椽其
上名之曰清白亭亭成而余適至兄舉酒屬余曰昔子
瞻為東武有超然臺子由賦之其在武昌有九曲亭子
由又記之余固不及子瞻君不啻子由矣盍為之記且
是泉曰清白自范文正公始公嘗自為記至明之成化

甲午浮梁戴君再濬之而後及余又甲午也泉之隱見
通塞若有期者余聞而異之夫泉用之則澄不用則濁
越故澤國家臨谿而戶置井地多名泉茲泉又官舍汲
之者少故往往埋廢人情之不好古久矣且百年兵燹
陵谷變遷求所為文正公記而碑碣不存郡乘無載蓋
已歸之蒼烟蔓草矣余之記又奚以為君子之居是官
也以古人為法飲其泉如見其人而范文正之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今徜徉其側攬之不混挹之愈長冬溫而

夏寒其必有所感也夫越郡自司馬子長南登會稽王
謝諸人駢肩疊跡禹穴蘭亭之間名區勝蹟埋沒於蒼
烟蔓草者殆不可勝計太守既好古吾知其不忍勞民
而以次修舉也余雖去請載筆以竢

海鏡亭記

登州臨觀之勝曰蓬萊閣枕丹崖俯滄海士大夫燕游
歌詠於是焉在尊酒未終雲物百變然長山諸島逼出
其左若得海之一隅閣下四壁皆石刻殊少善本蘇文

忠舊書海市歌字已剝落類剝削者凡前人碑刻名蹟
吏多徵搨墨本不予其直民怨其病已也而毀之如此
者甚衆是可惜也右折而下為海潮庵庵左側有亭皎
然軒楹四敞蓋先朝臺使者閱水師處今武備不講久
矣把酒憑欄左右洲島參差至此則一碧萬里無復纖
芥風微日霽波平如熨上可以馮虛御風與三山十洲
相往來而下可以接鮫宮蜃市於几席間也丁酉夏四
月十有四日予夜宿亭畔水月空明毛髮可數書其上

曰海鏡明年再至則郡丞馬君掃除丹雘登望瀟灑留
連不能去事固有名微而實勝居卑而視廣者有類於
是後之好事者其毋務崇其觀豐其垣以廢吾亭乃礧
石而記之

獨樹軒記

學使者視事堂之西偏有軒數楹高可二尋廣半之綴
以綺疏繚以素壁東坐而西向先是鍾使君所築以待
賓客者也余以丙申冬十月抵歷下受事其明年當鄉

試趨視學校士又奉部檄明約束不得與賓客通凡八
閱月驅馳六郡不遑寧處未嘗遊息是軒也秋始休沐
與二三故人宴坐四顧無所有惟古槐一樹大十圍節
目磊砢攢拳翁鬱蔽虧雲日蓋可以蔭是軒者余顏之
曰獨樹屬方伯陳公朗大書之樹側有石臺置曲檻其
上舉酒觴客牆高可及肩南望千佛諸山如屏障臨几
席牆外古柏數株作老人拱立狀已而明月在樹人影
參差灑灑可愛軒中雙白鶴引吭長鳴如空谷風泉相

響應余方一撫掌而坐客有至自江南者又將別去嗟
夫余終歲驅馳與二三故人求一日宴息遊眺之樂而
且雜以離別之感殆婆娑意盡矣言未竟客有離席繞
樹酌三爵而言曰直而不折曲而不阿樸邀而華獨立
而無倚扶疎而善蔭一樹而五善備焉是不可無記余
蹶起驟然曰有是哉遂書之石

酌突泉來鶴橋記

山川之美靈異之區大夫士庶人羣萃而遊者匪直耳

目之娛所以望雲物節勞逸蕩滌心志也事有堙廢以時修舉吏用盡職上下以和濟南多名泉而趵突泉最顯源出河東王屋山為沅水潛行地中屢伏屢見數千里而出於歷城之西南三穴感沸高數尺水經注所謂水涌如輪者也流為濼水達於小清河以入於海其上為仙宮禱雨著異其橋曰來鶴跨泉之南其樓榭亭館之美爛若霞起賓燕咸集憑欄周矚仰而見山之青俯而見泉之潔且駛側耳靜聽蓋未嘗不喟然興歎浩乎

其有得焉壤居都會羣兒裸浴飲馬踐蹂沙石阻淤向
所稱涌起數尺者今僅尺許又其橋材弗良旋構旋圯
遊人惴惴失墜臨觀不懽監察侍御程公來按是邦布
令流膏修舊舉廢既數月過泉上詫曰何泉之昔壯今
弱也亟出俸錢命浚之閔章為之經始上自中丞許公
及藩臬郡僚諸大夫咸有助於是疏壅決滯所去沙石
成丘劍拔雷轟復泉之舊名工師詢橋材對曰柳可三
年榆槐可十年松杉可數十年杉為上然南產也其直

數倍吾為其難且久者遂橋以杉施丹塗漆輔檻以軌
橋下橫置聯鎖飲馬者不得至禁民毋褻汚凡楔楠垣
甃之頽缺漫漶者皆治而新之又為橋於漱玉亭前三
月落成齊人踴躍來觀咸謂其事舉功速同吾樂而不
吾役也為之歌曰清流激湍兮孰濬其源潛蛟出蟄兮
飛虹蜿蜒又歌曰宣鬱導淤澤用不衰選材濟危功用
不隳君子戾止飲酒燕喜小人忭舞歌此樂土閏章聞
而異之此泉上之歌也而可得為政之道焉是可以書

侍御公命紀其事爰刻石以告後之吏斯土者

重修烟水亭記

潯陽地界匡廬彭蠡間承平時所在亭榭士大夫多燕
遊為歌詠壬辰春予奉使過潯陽求所為琵琶亭者不
可得更詢他所土人云此間有甘棠湖以唐刺史李渤
築堤名湖中高阜舊有亭曰烟水樓曰鏡波為士大夫
詠遊處亂後傾圮十餘年無人跡矣是時予迫於王事
積雪餘寒主人無好事者擇亭館留客遊遂鼓柁去後

九年崔君正誼以戶部員外郎來司權居無何集工度木構亭及樓咸復舊觀費橐金三百是時軍興繹駁賈舶罕至虧權稅萬計或哂之曰爾甑且塵何亭為崔君曰吾以權為職稅取諸舟使舳艫銜尾日譙於亭無廢事苟片帆不至雖仰屋持籌減炊露處無錙銖補也且吾既早夜會計為無益之顛顛安得不閒從賓客登臨以節勞而解愠乎於是客至則挈榼往游江水湖烟盪胸豁目而匡廬之天池石門香爐雙劍諸峯項背隱躍

皆可數觴燕盡驩客多賦詩紀其事會方子爾止來自
溘浦具言崔君屬為記予聞之曰異哉崔君之為政夫
職在錢穀則不問山水有客則搖手戒勿通官實使然
况處公私交匱之時乎崔君何獨異是予安得扁舟往
游其間乎昔嘗待罪於齊崔君令平原以學宮煨燼率
邑人新之不給出其俸三百有奇乃落成予上之兩臺
為紀錄而君遷去其它修舉稱是嗟乎若崔君者豈獨
留意於山水燕遊之間已哉

就亭記

地有樂乎遊觀事不煩乎人力二者常難兼之取之官舍又在左右則尤難臨江地故硤嗇官署壞陋無陂臺亭觀之美予至則構數楹為閣山草堂言近乎閣阜也而登望無所意常怏怏一日積雪初霽得軒側高阜引領南望山青雪白粲然可喜遂治其蕪穢作竹亭其上列植花木又視其屋角之障吾目者去之命曰就亭謂就其地而不勞也古之士大夫出官於外類得引山水

自娛然或偏處都會訟獄煩囂舟車旁午內外酬應不
給雖僕僕於陂臺亭觀之間日饜酒食進絲竹而胸中
之丘壑蓋已寡矣何者形殆意煩而神為之累也臨之
為郡越在江曲閒焉若窮山荒野予方愍其凋敝而其
民亦安予之拙相與休息俗儉訟簡賓客罕至吏散則
閉門解衣槃礴移日山水之意未嘗不落焉在予胸
中也頃歲軍興徵求絡繹去閭阜四十里未能舍職事
一往遊聊試登斯亭焉悠然戶庭憑陵雉堞厥位東南

日月先至碧嶂清流江帆汀鳥烟雨之出沒橘柚之菁
蔥莫不變氣象窮妍巧戛胸拂睫輻輳於欄檻之內蓋
若江山雲物有悅我而睨就者夫君子居則有宴息之
所游必有高明之具將以宣氣節情進於廣大疏通之
域非獨游觀云爾也予竊有志未之逮姑與客把酒詠
歌陶然以就醉焉

愚樓記

就亭落成之明年作愚樓於署之西北蓋非自予始也

地故有亭崇垣蔽之莫由騁目僉謂非樓不可因而高之規若車蓋赭若丹霞既成而城郭江山指掌間矣左右楓樟三四樹輪困攫拏不知幾百年其南則穎宮叢桂蔚鬱園橋之外被以芙蓉鱗比繡錯閣山雲物來集綺疏客皆以為黃州竹樓無以尚也乃有竊笑於旁者曰此傳舍也夫既已亭之矣何不憚煩而樓是營甚矣愚山子之愚也予聞而輒然是言也誠中吾病遂以名吾樓雖然子不見乎鳳凰之翔千仞鷦鷯之棲一枝乎

彼各適其適也使易地失其所憑則皆不適也且惡知鳳凰之樂於鷦鷯一枝之卑於千仞耶千仞耶一枝耶吾不知其所居坐而于于卧而栩栩聊取適於一瞬夫孰知而孰愚笑者不能難嗒然而去書以記其事康熙辛丑八月之二日也

思硯齋記

君子之論人也生眎其所好其事親也歿眎其所不忘尚書戶部郎中許君生洲負穎力學嘗為翰林院庶吉

士肆力於文辭余見其思硯齋詩異而問之則喟然曰
先大父中丞公天啟間守紹興夢東坡先生手授一硯
翌日使童子種竹卧龍山麓掘地果得硯玉質金聲背
有東坡小像先中丞摩挲拂拭寶之數十年不離寢處
明末兵亂失去時先中丞既歿家大人追念手澤為之
出涕顏所居曰思硯齋君為我記之夫天下之可嗜者
多矣貪夫志營筐篋把握之物足富十世硯非有聲色
珍奇之移人也且夫成之必有毀得之必有失也天球

琬琰隋珠趙璧以天子諸侯王之貴不能必其世守奚
獨介介於一硯哉坡公平生喜硯如鳳咮龍尾眉子之
類觸手為銘殆不可勝數當其見嫉於時也朝列不容
必欲放之嶺表瘴厲潰死之地然而荒陬蠻壤重其隻
字如珠玉至今六七百年拾其所用石硯猶使人愛玩
累世不忍忘豈不以其人哉士生百代之下恨不得見
古人往往見之夢寐坡公入夢於中丞其精神感召非
偶然者夫讀其書想見其人況得其器物與夢合又覩

其遺像髣髴與古人相上下其寶而傳之子孫固宜而為其子者思先公之嗜好齋浴涕洟以名其齋又若趨庭侍几杖親承音旨所為尚友古人紹聞先德不衰者皆於是乎在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昔范喬捧祖硯而泣前史美之推斯志也即戶部君之為人可知矣遂為之記

春及軒記

崑之人環玉峯而家者園林亭榭皆勝而葉子九來作

軒於玉峯之南名之曰春及來告我曰軒上為樾閣下
臨官河其東則良疇數畝歲種秫釀以待客客至往往
醉周迴小溪溪東為古寺松檜攫拏皆數百年物跨溪
而入石磴泠然登閣而望山翠翳然軒正面田疇菜甲
稻花遠風披拂其樂不可勝窮也軒之大概如此予讀
書多暇將課農人而老焉夫古蘭亭梓澤兔苑南皮之
游皆處貴盛而怡情丘壑流連臺館取快一時而已若
夫子真之於谷口盧鴻乙之於嵩丘屢徵不起彼蓋自

專其樂也葉子其亦將隱耶去年夏秋間以博學宏辭
徵有司敦迫切峻單車詣闕逾冬涉春逡巡待明詔乃
南望歎曰春已過半逐逐無所底安能舍吾軒蕪吾田
而塵壒處乎旦暮不歸吾病矣君為我記將歸而刻之
溪上嗟夫士大夫棲崑息礪田畷為伍有畊斯穫有穫
斯飽我無干人人無我妬無文字徵逐之擾橫琴在膝
用述作為鼓吹豈不暢然至足也哉雖然葉子方擅文
辭多游好又有伯氏學士為顯官於朝吾虞葉子之歸

不果也嘉其請姑記以見志春及云者蓋取靖節語也

義田記

新舊置田二百畝歲取其穀周族之急者又簡塾師授子弟業以為常是為雙溪施氏義田閔章謹記之曰施氏之有義田自先大父中明公始也其志肇於曾祖思嘿公而大父繼之先府君又繼之以迄於今凡四世而後有成中明公之叔祖處士公曰畔松有田百三十畝息錢於人者券千餘金而無子且死屬中明公後蓋兄

之家孫也又獨傳義不可立諸父強許之以處士公待以瞑也中明公泣固辭且謂以一人後之不若羣族子弟後之也請收債以襄其事而公其田為義田更置義塾以養以教歲時祀事可弗絕是時中明公故諸生屢空處士公之喪未舉者四女未嫁者三度費七八百金衆謂非鬻田不相當而中明公計不反顧於是義田之約遂定居無何諸女斷斷相構爭喪葬裝遣費益多而債不可收或請質於官有窶者一人跣丐免遽焚其券

遂人人堅負無一錢而經紀百費轉出之稱貸子母相
尋遂踰其產數矣不數年中明公捐館先府君弱且在
疚諸女家訟分其田索負者益急田又肥磽半不勝租
庸族父老僉謂田為累而債日增盍鬻以完負稍別置
腴田漸可復也府君泣不能禁而義倉義塾手自創置
經畫有序族凍飢者藉以舉火先府君又早世時閨章
甫九歲家叔父惇惇相倚洵遭不造蓋義田之負盡而
家無留產矣初郡守金公勵數延中明公講學聞義田

之役亟止之曰不度力而好義將為後累然使吾祖父
不相繼歿事當必舉不幸而金公之言中也順治丙戌
閏章舉於鄉僅復其腴田七十畝比成進士積累以日
月與叔父同節衣食十餘年乃易瘠以腴而數增其七
十教養周恤之制悉如中明公約田以金計者千二百
餘兩度所出不足贍吾族然家祚中衰世困諸生吾祿
入有限故經營以數世僅完先祖父之志其成之難若
此雖然非成之難守之為難義田之約世掌以冢嗣它

不得與今吾子皆穉弱不任而族之稍才者輒不永年
懼後人之難為繼也故記之書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後
之賢者勉乎哉先人名諱具別傳中田在自家圩者七
十畝在長汀百一十畝並刻之石

璉按自記云丁未人
日阻風市汊肩輿赴

南浦寒甚偶思屬草流淚者再四於乎
先府君所為者獨難雖屢牘不能盡也

衮山墓記

予先人高曾兩世墓在衮山之麓東寺之後地故得之
土橋章氏而侯氏族處其旁輒謂葬不利彼甫作壙則

聚族謹嘯飛艇如雨先大父扶柩慟仆地先君子年十六度不可力爭昏夜獨走七十里抵郡方旦亟趨郡鼓知郡事者金公礪故嘗與先大父講學為布衣交遽呼入卧内時掾吏未集公手書檄馳捕之日中猝至衆怪其太速且草檄必偽也拉而碎之金公大怒益捕數十人將置之法先大父徒跣叩首泣曰不孝罪萬死鄉人蚩蚩者何校焉先人其終宅茲土願毋以法種怨公不得已悉縱遣且謂之曰爾鄉有聖人來營葬爾鄉之幸

也衆皆謝服于是改期卒塋事窀穸既深封治嚴固向
之飛槥者皆荷畚鍤矣先大父泣而謝之已又置牛酒
遣請畢至盡歡衆皆羅拜曰吾屬狂逞至犯上扞法公
脫我罪且懼我也不公祐將誰祐者是歲萬厯庚戌之
某月也其後六年大父捐館又連喪數子人皆咎其葬
不吉數議遷以地遠而葬堅卒不果順治己丑閏章成
進士術者更謂其葬吉無異辭其又可信耶先大父艱
苦卜葬釋怨樹德如此而旋隕其身鬱鬱至再世始小

發得一第何盛德不售而售者非其人也嗚呼悲哉今
侯氏族故無恙余歸自京師祭墓致胙與相往來而念
我祖父未嘗不流涕其墓師為同邑齊先生號祚龍山
人初為侯氏所獲幾不免嗚呼其難哉吾高曾兩世皆
博士弟子蓄德而隱善不勝書具在家傳茲特書其葬
事吾子孫其紹先德毋中怠其庶幾不墜作哀山墓記
李侯監兌水陽倉兌軍記

宣民之困征輸極矣糧為甚糧之困非獨輸官難也兌

軍尤難國家歲漕取道江淮沿江諸郡於水濱建倉置
吏民輸倉而卒轉漕卒之費例取諸民故事每粟若干
石為一會則有耗增有運脚謂之五兩五石著為令他
不得橫索以厲民故卒不驕而民不病其後漕事日艱
漕卒輒瞋目曰吾費無算姦胥運弁相倚為姦利弁要
索無已俗謂之畫會錢不饜則縱漕卒旗校謹叟不可
制或經月紅腐不受其輸民破產者相屬監兌之長吏
雖賢者亦莫敢庇民惟坐庾廩間計出入而已民之困

曷告哉吾邑李侯至則喟曰兌運之害以民弱而卒強
且武也驅至弱之民與強且武者相授受是長吏不能
約束而以民委之俾得而甘心也計惟官兌便侯乃先
時集諸里正稽正羨糧數既戒具悉召諸黠吏嘗為鈞
通者禁勿得近麾諸里正使引去而自臨倉今漕艘以
次受載謂之曰爾曹良苦吾懼民之不集以稽爾行也
徐出尺籍示之給費悉如舊一日而畢諸弁卒相顧奪
氣莫敢譁漕艘已去而民猶不知也乃相與擁拜馬首

曰數十年無此事矣余聞而義之里中人又走千里屬
為記世謂良吏不可為或強為之事終格不行由今觀
之此一役也芟數十年蘊崇之姦戢數千百驕悍之卒
使受約束循故事侯實苦身戮力以速漕而紓吾民也
即何善政之不可為哉吾知侯之它政當悉視此也侯
名文敏字如白陝之會寧人康熙六年丁未四月記

學餘堂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十三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記

全州古松記

自永至金山行三百里夾路皆古松合抱不知其幾年
相傳植自宋人以衡南苦熱夏行多暈死也觀其礪礪
連蠶如羽騎衛士執戟比肩又如婆婆醉翁聯袂頽倚

其怪偉不可髣髴高蓋際天垂蘿覆地雲入焉而不得
出風出焉而不得息予過之樂甚然剝腹剝趾燔折過
半為風雨所摧仆委棄腐壞十去其二三匠人樵人皆
過而不睨焉問之則曰此官松也人無主者數年來羽
檄旁午塘兵驛卒夜不得休地無人烟率取其脂以代
燈燭謂之松光或釜爨其下又日夕畏虎聚薪燎樹望
之若燭龍然於乎是松也斲之則官廟之材蓄之則山
川之望尸祝之則棲正直之神遊憩之則為行旅之蔭

而生非其地與其時上之不得為材下之不得為薪其可惜哉或曰松有其脂火則從之是所謂自伐自煎也雖然植之者數百年矣彼其以旦旦摧燒為無既也哉

釣臺記

桐江嚴先生釣臺兩石壁立數十尋蓋非釣所也史稱先生嘗披羊裘釣齊國大澤中被徵不仕歸耕富春山後人遂名其石為釣臺云臺之左麓為像祠先生配以方干謝翱方故桐廬人以詩名於唐謝則宋之義士嘗

為文信國客痛哭於斯者也當時以竹策擊石悲歌竹石皆碎今其墓在對江余望之泣下按祠記子陵外舅為梅子真高蹈之士固有類耶觀先生遺書侯霸勗以懷仁輔義殆非石隱者流光武身下之而終不肯屈士各有志也迄今漢寢邱墟廢為蕪壤二千餘年矣而先生之臺故無恙左右諸山合沓江流若斷中涵一曲是為嚴瀨清鑑毛髮響中瑟瑟春花秋葉巖谷萬狀蓋上下數百里無勝於此者余振衣周覽益歎先生之風遠

也少時記昔人過釣臺有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之
句今亭中碑版林立求此詩不可得最後於祠中見胡
梅林少保碣曰巖瀨磯頭水欲冰凱歌聲徹白雲層功
成只合師馮異身退還應學子陵然少保功高蒙謗卒
以幽憤死寧能學子陵哉於乎自古功名之士如少保
者不少矣為之歎息而去

隱龍山記

旌德城南十五里有山曰隱龍崇巖疊嶺望之若無徑

涉小溪至再始見山半有石級又度小橋循磴而入級窮得平壤外峻中夷夾山而田可二千畝山若重闔人居巖隰村烟與雲樹上下所謂隱龍方氏者也山外最高峯曰萬石山厥支維二其一北發為梓山其一盤蹙委蛇至此屈伏故謂之隱龍或言山之與區嘗有碩士棲隱其中云方氏在漢有黟縣侯儲子孫散處旌陽唐寶應二年析太平之東鄉置縣處士方德讓宅為縣治因名之曰旌德事具家乘而史氏失載洎宋咸陽令伯

源歸里遊放山水之間至此歎曰巖壑深蔚殆天所以
宅我也爰肇厥居自宋以來數百年子姓用蕃不被兵
火老者龐然者碩少者多俊良文學之士予嘗數與之
游入其村舍屐杖下漉漉皆泉鳴田塍輸灌無藉桔槔
水碓激舂不煩杵臼引流作池水清而魚肥客至則舉
網烹鮮有咄嗟取攜之樂又別有井泉聚族咸汲飲者
多壽嘉靖間邑令李公鑿謂其人無二姓里同一井以
義井名之其前有方池若廣川巨浸狀泉涌出大旱不

竭吾友方邵村侍御至自秣陵嘗汎舟大醉其中目曰
小桃源惜乎予不及同遊也比歲兵興盜起先後有汪
呂二人導兵入掠一自西來渡溪一自南來陟嶺而皆
馬驚以蹶兵怒導者皆揮刃殪之自是莫敢復言夫不
遠而僻不阻而深偏處城郭軍旅之交林壑具美至數
百年無兵騎跡雖曰地利倘亦賢人君子之攸居天固
有以全之與

恩江橋記

水豐故割吉水地距恩江而縣江出贛撫山谷間日濟
萬餘人水漲則湍悍決隄漂沒不可算攷諸碑志聯舟
以濟者自邑人王輝始也易舟而梁自邑人曾達始也
置石址架木而屋之自邑令何仲温始也由元迄明中
間創建修葺可得而記者十餘人然是橋也蓄於江濤
災於兵火作輟於官吏之代遷成之多歷年所毀不踰
時未有能橋以石者役重而事難也橋以石則自今鄧
君秉恒始鄧君告余曰恒始至縣木梁故在前令儲曾

所修也閱二載以寇燬恒鳩衆力千餘金新之未三年復以兵燬竊懲前勞之可惜成功之易墮也謂是必以石而民困已甚募則病民官則無贏羨是用昏旦皇皇不敢寧處僧智元自贛至念恒拮据不遂乃感激發憤日蒲伏呼號徧告邑人邑人咸奮出豆區竹木麻枲之屬受無所擇積累成邱向之跨石而屋者盡易以石此江濤所不能漂兵火所不能燬者也余聞而善之工未訖鄧君以遷將去父老咤惜愕眙恐弗底績鄧君為之

愈亟傾橐佐成乞記之余謂恩江帶城郭當孔道為民
要害宋置縣以來賢有司不知凡幾莫能計永久鄧君
自木而石憊精耗力任用得人庸集響應舉前人未奏
之功於公私困不可為之時又不懈於垂成將去之日
可謂勇且能矣推是心也於濟天下何有故書之以勸
來者永豐故山國多猾盜民用播遷鄧君為之七年艾
荒挾穢政績多可稱茲不具書君名秉恒字元固山東
之東昌衛人已丑進士今以最入為行人

重修宛溪二橋碑記

環吾郡東而橋者二曰鳳凰曰濟川始自隋開皇中刺史王公選唐宋興繕頻仍大抵聯舟為梁累石架木屢修輒壞橋之以石自明正統間知府袁公旭始公服官廉儉利興事舉不可勝數維橋利尤永久當時翰林學士王英國子祭酒陳敬宗為之記郡人祠祀逮今餘二百年不廢以其山潦之衝也石趾缺齧墜為重淵上完下泐深逾尋丈非篙工漁父弗見弗知戊申秋視郡事

孔公問役所當興余亟舉以對公則與縣大夫李公命
工伐石簡良吏屬耆老董役勸助農隙從事經始方亟
而孔公坐他累當去義不中輟未幾莊公代至日率郡
僚躬親畚鍤桔槔雷奮巨石而下烝徒輓瘞分醪割炙
吏瘁工勤築深塞漏拒水之砥崇廣加舊鑄金象物以
厭龍族自冬涉春橋用堅實郡人謀為紀頌莊公弗許
明年己酉夏山涌九蛟平地水丈餘壞城郭津梁無算
二橋屹然如山岳郡人憑欄叫呼曰嗟乎向微我公之

役橋於何有夫創始難修舊易修舊於將傾功與創始
等非袁公無以建百世之利非孔莊二公無以永袁公
之澤袁公故有像今敢不合而祠之以昭厥德先是橋
東西皆官地碑亭翼然其旁舍守以橋夫禁重車毋震
撼後百餘年市民壅斷侵為屋肆架屋盈橋萬厯丙子
戊子間橋棚再火欄石燬裂識者病之至是完繕始盡
撤屋下教曰敢再屋以病橋者治以法然後延望敬亭
曠若發覆詠李白兩水雙橋之句皆相顧色喜也後之

人其毋狃苟安徇小利以墜前功則維我寧人之福於
是者耄數輩飭宇作祠且旅進疊請屬詞以劄諸石其
吏民與有勞費者僉附載焉

重修東溪惠濟橋記

句溪之上流受寧太諸山谷之水匯為巨浸舊稱東溪
渡日濟萬人水潦汎則相蹙淪墊明郡守滕縣王公嘉
賓誕置石橋延袤四十丈廣四軌事在隆慶壬申歲民
德而祠之名橋曰惠濟寧太故山邑產木冬伐木而編

之春漲順流下急則漂觸橋杙撞擊石以摧裂蓋不
二百年而繼踵修治者碑三見矣康熙己酉夏五月大
水蛟數出寧邑西津橋壞而東溪橋艱斲動搖俄中流
黑氣蜿蜒水壁立左右三塚尖峩然震墜其他齧吐潰
齧所在衝決諸生吳之晉里老錢萬隆等赴郡大夫莊
公言狀章亟從臾公率僚吏就視召石工會計完繕工
周視既久報直白金為兩者二千衆皆諤然工徐曰修
它橋惟橋是圖此則以十三治橋十七治隄蓋河身西

淤淺東為寒潭水勢東射如勁弩舊所築石隄百尋穿
齧殆盡一夕河決而東河土人相尋於蛟室矣然則奈
何曰法當增築東岸多壘石磯以捍之使水勢少殺而
西則東隄固東隄固則橋可無恙故橋金不得縮也於
是郡大夫出橐中百金僚佐邑令有差其不足者告募
於郡人起癸丑正月迄丙辰仲春先塞穿陷奠橋址次
採火又次隄岸累大石磯四穹若邱陵深鑿水底丞尉
視伐石耆士視餼事河冰膚粟匠氏猶洄而抱石於淵

凡用金千有闕百橋事備而隄障粗舉水由中道畧如
匠言君子謂是役之難有四焉故事興大役官取諸鍰
羨今官無長物民疲於游亂簿者十而輸者二三則徵
募難山溪漲縮不移時載石又能壞舟僦之民弗應藉
之官多怨則舁載難隄之費浮於橋計久遠而若濶迂
則見功難官胥里豪不與筦庫虎視蝕望講張煽讒則
任事難犯此四難以終厥事可謂勤矣案碑志王公橋
成費金萬有奇今修飭補塞耗裁什一而拮据四載於

踵事之瘁而益追經始之艱余昔視學東魯遣吏祭王
公墓又恤其後裔籍學宮歸拜橋祠未嘗不歎其利濟
之為德遠也繼自今良二千石其世世勿墮厥績哉主
是役者知府莊公秦弘遼陽貢士相之者同知唐公賡
堯浙江會稽進士通判常公君恩浙江定海貢士知縣
李侯文敏陝西會寧貢士繼至者胥侯琬山東濰縣進
士宣城縣丞黃君奎山東即墨貢士典史袁君克志浙
江慈谿人例得備書

重建秀江橋記

事嘗發於不再計而成於不憚煩當大險之未濟也興
役動衆功鉅費艱無夙儲以經始則相顧畏縮不敢發
及其垂成而莫究也財力既殫經營既倦衆皆曰是可
已矣餘以俟異日則姑苟且卒事而其敗也潰散而不
可收凡事盡然郡國之治橋梁其一也夫出人力以與
陽侯爭勝負用之湍流漂石之所十金不當一也取之
公私瘠枯耗弊之餘一金不翅十也於此不辭難不終

倦而為之堅以備則其事為可書袁州北郭道當江楚
之衝秀江湍悍實齧城根明嘉靖中始置石橋賜名廣
澤而郡人猶稱曰秀江橋從其地也今百餘年興廢凡
三告矣先是萬厯之己酉橋崩及趾遂有議他徙者郡
人作浮梁於邑學之東偏因仍十餘年於時郡守黃君
鳴喬興復其舊維大鴻臚袁公業泗是董是營已又同
江督袁公繼咸修繕

國朝順治丙申前守吳君南岱又補葺之並有記辛丑

夏五月江漲暴甚傾壞十餘丈蓋磯於江故易泐又數
苦兵寇蹂躪推敗亦其勢然也方是時衆相顧震駭謂
是殆不可復或需之遲久漲洊至僅存之石必蕩決無
遺留於時文武上下僉謀斯同募金伐石維太守胡君
希聖是誦是圖將訖工而胡君免去今李君芳春至不
遑啟處乃克成之面覆以石旁置欄檻補塞罅漏益舊
增新其間後先勞勩用纘鴻臚公之志者則進士袁君
繼梓與有力焉問其費凡若干金問其落成則乙巳歲

是役也為之數年助之者千百人而倡於二三長吏及士大夫相繼修舉必果必周以迄有成夫素之人亦勞矣其土瘠無它產人無它業又多藉客佃力不任賦稅既儉且貧故重棄財歲又洊飢修城治廨之役且駢集非上竭其誠下激於義烏能有為而畢就哉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於乎是可知為政也已同事茲役者協守副總兵許君壯猷中軍都司董君正己袁州府同知孫君席慶推官鄭君焯知宜春縣董君義行皆捐索有勞績

尚裨來者有攷云

陶桓公讀書臺記

淦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侃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予按部至淦祭練公子寧祠已間過百華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梵為井獨其臺爽塏冠山椒左引城郭下俯贛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於峽蓋練公之故里也於時霜露既降叢菊丹楓照曜巖谷水西居人烟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峯者杳不可即而

巋然在望臺之勝以是焉具陶公鄱陽人後徙潯陽誌
載其母湛為淦產或偶過外氏遂留讀書耶公嘗運甓
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執卷陳冊時志未嘗須臾忘
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數以偏旅當大寇在軍四十餘
年破滅羣醜節鎮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而謙退固
讓引疾遜位以功名終謂為善讀書焉可矣史嘗其擁
兵上流常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
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徵而孰信之哉是說也前

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辨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為劉次莊戲魚池隄崩水涸戲魚堂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鬪絕異常魚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於淦水過其里者宜無不憑弔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同歸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者雖名園別墅雄踞都會不移時而姓名零落榛莽苟其賢者毋論生長之故里即偶焉遊憩謫居之所閱千百年荒陬窮谷其流風餘韻追慕

之不衰予登臨四望愴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法王寺題名記

連雨三日夜重九適晴仰首高高濕雲乍卷如仙人玉
女曉起初出帷幕惟長風萬里從西北來作崩巖墜石
聲獵獵逼人余借得鶴氅薄飲數杯筍輿藤杖直造大
法王寺欲北登卧龍峯僧固止以徑滑多灌莽故然青
壁層削峭立千仞悵望久之計平生九日之遊壬辰登
匡廬瀑布泉上文殊塔庚子登金山絕頂夜月坐妙高

臺今年辛亥登嵩門法王寺看三面倚天鐵壁可謂九日三大觀矣

金牛泉取亭記

金牛泉不知所自始其旁有金牛寺相傳仙人騎金牛於此尾之則渡江去故又有金牛渡或云白鷺洲舊置鐵牛高丈許義蓋指此余謂鐵牛在洲或以厭水患且去泉遠二說皆傳會不可信水經注贛水過石陽縣西城中有金井水半清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皆金

色又甚芬香異物志亦云且謂土人名灰汁為金故名
金井今之廬陵古石陽也城中無金井而此泉在城外
清甚無所謂半黃者問土人亦未聞呼灰汁為金志稱
其泉源來自安成潛經府治城壁甘洌為郡中第一元
監郡納速兒丁增培府治泉遂涸明初郡守莫已知哀
平之泉涌如故豈陵谷變遷城郭更置泉涌之故道與
水色並改而土人方言亦今古殊耶廬陵舍是無它泉
其品又最上豈所謂金牛即金井之謠耶父老言崇禎

間郡守徐君懋曙吳君炳先後官吉州二君皆吳人載
惠泉百甕以來至則亟賞此泉更以其甕載歸謂所親
曰是何減吾惠山其嘉異若此然是泉也瀉出城根散
流江岸沙石間予過而惜之謀滙為一泉甕井作亭郡
僚諸君共襄厥役益拓其地為置石欄盈科方出旨若
甘醴潔若冰雪碎玉鳴絃鏘金戛石晝夜不舍冬夏不
竭伊誰尸之含虛吐白毋論酈氏載筆陸羽操壺即尼
父臨流能不弭節也哉既有取於泉因以名亭且載泉

之本末闕疑以俟後之君子若夫登亭四望屏山帶江
觀游之美具矣銘曰

人飲其清莫辨其名古今茫昧源流杳冥載盥載濯亭
沼斯作泉之溫溫以測靈根泉之浩浩以觀衆妙駐策
移情悠然長嘯

青原毘盧閣記

浮圖之言禪者本曹溪言曹溪之宗者首青原蓋七祖
實紹曹溪而青原其手闢地也自唐以來興替世相嬗

最盛者稱笑峯大禪師先是明萬厯間立禪寂公為名公卿所尊禮時姚江之門人歲聚講學輻輳僧寺寂公謂儒佛不可恩祖庭不可荒於是鄒南臯郭青螺劉孝則諸君子議別建五賢祠及會館而以寺還僧恢廓棟宇崇墉廣殿爰有毘盧佛閣之役會力絀中罷寂公舍去又三十餘年矣公至乃落成笑公起進士歷官曹郎被讒在獄七年日端居學易旁通楞嚴南華諸經視生死患難如浮雲酉戌間為僧受具戒於雲居顓公又從

天界浪公受禪定久之盡得其學其來青原也天界固
屬之乃尸教事規制肅備公謂是閣巋然為寺冠即不
成如祖庭何吾當了此歸天界耳又愍豫章窮瘡募靖
南藩府金數千鳩匠石一時野樵田父踴躍奔赴雷動
山涌功逸而事舉會聞天界浪公訃遽東下不久亦化
去矣閣始於戊午成於戊戌殆天定哉公嘗愛顏魯公
所書祖闕字謂五賢祠館既立宜分樹二坊曰聖域祖
闕予至吉則坊之完公志也吾聞曹洞之學以理事兼

融智行並懋為長笑公冥搜力行禪坐之餘手不輟筆
著熄邪正宗諸書又習勞與衆同役不私一箸其教人
不專執浮圖說隨其高下立中道引之故出處之士皆
樂聞其言往來徒衆嘗千餘人用能闡浪公之傳以振
七祖之緒而青原為再盛公既去命其徒興樹守之今
藥地弘智又同公受學天界者也總貫會通爰集其成
而青原至是為極盛世言七祖倒插荆孤根獨茂今其
旁駢生新枝僉以為異徵云然則一閣無足多而笑公

所造於青原功甚大藥公為置衣鉢塔且見屬以閣記
予儒者不深悉佛書然二公故皆以儒為禪藥公又與
余善磐石逾歲不可以辭且作頌曰

道以器行數以象顯顯晦因時得人斯闡於維青原巖
壑與行七祖植根道場用選歷千餘祀荆倒不枯非有
龍象云誰之扶寂公守緒再拓其隅有偉笑公紹祖是
圖探幽獨朗執行若愚高卑雨化頑慧風趨冠山作閣
堂構以崇孰云觀美法象昭融力不告勞成不尸功竭

來儵逝何始何終藥公接踵有源則同磨巖命辭式表
洞宗高山邃谷留耀無窮

閒雲庵記

癸巳冬十一月子遊郡城南得一庵曰閒雲締構精好
竹木森茂距雙羊古道數百步而窈然若巖穴僧永湛
紹得具茗語終日知為故思修長老開山處予題其壁
曰尚想高僧去孤雲不可攀蓋低徊久之既八年自齊
歸再至觀所題壁如夢中語而紺殿丹樓及齋厨僧舍

增至十餘間頗極整麗時湛已化去顧視得則已老矣
會玉山長老真宣在座謂予曰是創於思修而成於湛
得者也思修少棄家從師如霞祝髮金陵受戒律通教
乘歷遊吳會諸山而歸久之霞師化於宣城手封塔墓
去憩開元浮圖下補葺掃除梵唄不輟又將去之曹溪
諸弟子固留乃卜築於此數椽不蔽風雨又舍去北遊
五臺山會國家作佛事得賜衣未還而寂從思修遊而
歸其骨者紹得也繼思修之緒聚衆經營以迄有成者

永湛也湛得之鉢積而寸累蓋三十年所矣得又曰思
修師恥持鉢常累日不火食今吾以檀越力置田若干
畝以繼佛火飯僧衆庶幾無忝師志慮後人不能守丐
一言記之愚山居士笑曰爾法以了生死為第一義非
有去留成毀豐約也然有為必成善始惡後汲汲數十
年不倦此其志豈出精進者下哉乃為書其本末庵自
萬曆乙卯經始至今順治庚子工乃竣湛為士大夫所
重稱澄心長老其徒衆紹得等凡數十人

翠雲庵山門小記

庵於敬亭之阿曰翠雲自唐大中二年始也距庵不百步誕寘山門自今康熙乙卯秋始也經始者何從僧請也志稱刺史裴公休建廣教寺別卜精舍於此再燬而復訖無題額僧請大書以表之其地隨山鑿宇左右參錯風氣虧疏莫為局鑰形家之言曰是宜山門施子偶言之而新安程君季徵吳君騫遠與其鄉同志數人合力為之材良宇堅益以丹雘季徵之力為多先是僧嘗

告募矣力絀於累歲事舉於崇朝客來遊是山者駢肩
接跡咸謂增益舊觀請留石記其詞曰

刹有山門如里有閭匪徒觀美實鞏厥居懿茲敬亭有
聲圖經招提鑿翠仙岫來青亭閣差池高下其宇山氣
疏洩僧徒瘠苦何以一之作門翼翼何以成之則合羣
力爛若丹霞疊若層城山增而高庵以永寧

敬亭山重修雲齊閣五賢祠額珠樓記

雲齊閣者敬亭山之官閣也取謝宣城合沓與雲齊之

向而名也甲寅春大雨牆陷五丈餘時徽亂方棘不遑
顧逾年閣且岌岌矣山故枕郡城若屏扆而飛閣倚抱
翠雲庵當敬亭勝處閣廢則登望無所是不有山也余
間語太守莊公曰境內名山國之望也神所憑依雲物
於是乎觀牧長士大夫國人所聚族而遊也其祠觀亭
閣之屬崇侈則病民寢敝則廢古靳一木之支而隳不
貲之閣君子不忍也莊公以為然遂出錢修治壘石築
堵其東有五賢祠俎豆謝李諸賢斗折而上數百步一

樓巋然曰額珠故崇禎間邑令陳侯所構以坐俯江城者山至是觀止矣而皆歲久墮缺不治且圮會令邑大夫北海胥侯至憑高周覽慨然弔謝李之遺烈而謂是層樓若山涌而出也其庸可失墜乃用余言次第飭葺易敗瓦與腐木櫺檻椽題補舊增新祠之左郡司馬唐公別作山亭一時亭閣相望丹檻綺疏連曜雲日余與二三賓客舉酒落之酒酣相屬曰謝宣城李供奉實名此山而當謝作郡時不聞賓佐能詩李獨坐相看其辭

簡岸向使郡有能言而好事者與之游當不至睥睨雲
鳥歎空山無人今山川如故樓觀有加殊恨古人不相
見而吾鄙觴詠於斯計晉唐千年來游人不可勝數碑
版荒落興廢無攷雅詠缺如詎非後游者之責歟乃牘
而記之是役也公私捐募一百八十金凡八月訖工始
僧衆欲作屋龕韋馱今就置雲齊閣背又除道甃石自
庵而下長可百丈且繕治山下石梁於山皆有助竝宜

書

重修玉山惠照寺碑記

玉山舊有寺曰惠照蓋隋膠禪師道場而鄉人或謂之
土山寺以其山起平壤無巉巖大石也宋治平中一名
會勝院至明洪武再建其間興葺游更無碑碣可攷萬
厯丁未間刑部尚書邑人徐公元太募修距今六十餘
年踵舊拓新崇其窪壤易其朽像增置十八阿羅漢樹
數楹為寺門丹雘粲然於是寺之規制始畧備於乎是
孰啟之始余家雙溪距寺二里有宣上人者與余善歲

嘗過游予登第後病甚聞家人語聲輒築築然恐休於
寺中禱夢斯吉是時大士像且頽落宣亟以見屬已而
無恙則以私錢五十緡新大士又數年復丐以廣殿重
門之役予力不能獨為也僧募又不力因循十餘年而
宣病且死致語以為憾余聞而悲之謂當畢此願以告
郡邑文武諸公親交之樂善者衆咸有助起康熙戊申
再徂寒暑費金九百有奇事乃畢舉余竊悲夫宣之不
及見也寺後故有沃州亭最勝宋梅尚書詢嘗假館僧

舍聖俞詩所謂當年吾叔讀書處也李侍郎含章亦嘗
隱此每風月良夕吹鐵笛吟嘯至今傳為勝事登高四
望山峙如拳溪環如帶東拍麻姑西揖敬亭有足觀者
余嘗欲復其亭以觴客賦詩士大夫之來遊者且謂谿
山幽曲視敬亭不啻過之惜乎吾力之不足以振此山
也今既衰且老將以其餘材作一草堂以為讀書之所
而時偃息於其間倘復有禪老彷彿遠公大顛萬一者
予得以歲時杖屨來遊亦足樂矣若夫侈布金為福田

貪衆人之功為已力此韓子之所姍笑而佛氏之所不許也

捐助題名偈附

佛說波羅蜜布施為第一能去慳貪心智慧從茲出
給孤有長者布金曾滿地貧婆持尺布喜捨亦如是
千金與一錢具足等無二悟得清淨因莊嚴乃餘事
請作如是觀善果無失墜

西樂庵別構精舍記

浮屠法非余所習知也而不厭與浮屠游嘗去市廛入
山寺見修篁怪石高樹婆娑輒解衣坐嘯忻然若有得
也垂老遭亂不能數入山於是以郭外諸寺舍為山遊
而所謂西樂庵者去城西三里偏處官路有新其宇不
僻而能幽先是明萬曆中孝廉吳公伯敬為僧性果聚
數椽趙凡夫書額其上歲久弊陋順治乙酉僧炤極得
庵南隙地別築三楹手自植柏高皆三丈餘層陰覆地
僧日汲井泉具茗飲用餉行旅人不病渴又慮其力不

繼也敝衣并食買田十有六畝以遺後來可謂能且惠也己乙卯春暮吳子雨若聖飛期余至庭中木芍藥方華留坐移時極具言其始末丐為記余未暇作也漫題三絕句已復笑曰斯何益汝事而徒疥汝壁翌日乃記之世固有不勞衆而興役嗇乎已而豐乎物者有類於是皆可書也

夕照庵記

庵曰夕照郡同守會稽唐公所名也崑山高數千仞夕

陽倒射層峯爛然涇志所謂崑山夕照者其一勝也而
是庵適面焉故以名也其始蓋茶亭茶亭之始又官祠
也祠既墟而門樓數椽獨存蜀僧太如者因而葺之於
是乎有茶亭之役然大風雨弗蔽也尋且傾圮其踵而
庵之者弟子慧目落成於丁巳經始於乙卯為屋兩重
拓以五楹其有助斯役者四方之仁人君子其居高以
倡則知涇縣清湘鄧公也余道出於此僧請為記庵之
左蓋古樓舖寧徽兩郡之周道宣涇之界也山涂曠阻

少居民行旅喘汗之人渴無以飲疲無以憩日暮風雨
或且懼虎豹而憂暴客此地之為病於塗人也積有年
所矣今作是庵也以飲以憩且有所依以無恐庵寧獨
為僧計哉吾聞比丘之教以無為為法以兼愛利濟人
物為功始太如之為亭也蓋見夫負紙而被雨者惻然
憫之而其後用能張大其事使士大夫推是心也不惟
仁覆一方矣故輟轡而為之書

承流峯下精舍記

有拾所遺而若天所與有初自今而若昔所竝居之者
不以自矜也其事亦豈偶然哉浮屠老子之宮塞天下
浮屠尤甚深山邃谷寸壤之勝其徒咸集蓋其月增日
累自唐以來然矣涇之為山最名者曰承流峯故許實
二真人修煉處井竈存焉承流之最勝者曰積翠其下
有廢墟為和尚坪土人不能舉其名也相傳唐有老比
邱禪坐於此其家虎豹而穴狐狸者屢千百年矣而傳
之至今儻其人有足稱與登斯坪也上倚天柱層峯出

雲下枕瀑流哀絃碎玉竹石松杉交匝左右一日谷庵
上人過而異之曰此非天許我一袈裟地乎問其業者
某氏思永輒應曰諾於是榛莽芟惡木斬清泉雷動嘉
石林立不數月而成一廬曰法海竒瀾佛宇經樓以次
謀舉上人蓋嘗駐錫黃山為都講往來宣歙二州今作
精廬於萬山深處殆其不期而致者故曰竒也古之禪
坐於此以名其坪者今豈其後身耶經始康熙丙辰費
凡若干上人其將開幽闢阻弘宣法教使四方縑素之

衆雲集而響臻乎抑厭器煩就槁寂將逃之空山尋棲
崑面壁之侶與上人皆笑不應也以書來屬予記之

重修能仁寺記

能仁寺去寧郡而西可四十里蓋昉於宋咸淳六年僧
惠觀其徒萬選因而拓之崇為淨域燬於元三造於明
自正統迄萬厯踵舊而增華者可輩數其因循朴陋補
塞枝梧為旦夕之計者亦往往不免今自萬厯以來又
垂百年頽敝滋甚於是普耀上人慨然募新維誠維敏

羣力競輸工事畢舉革壞陋於既往振輪奐於今茲其
有功於能仁者大且可久而吾友童君舟生爰屬予記
蓋其先人所嘗讀書處也夫佛氏之說以無為宗佛者
之徒以象為教昔之達賢嘗捨宅為寺而比丘苦行弘
宣其教摩頂放踵以營梵宇或費極於巨萬而功究於
三世使吾儒之有作必勤誓無作輟盡如比丘豈復有
難事哉舟生又為余言此地襟山帶溪其岡阜之蜿蜒
而來者曰興福其烟火之聚族而相望者曰寒亭而行

廊數峯錯峙其後若施屏障南望華陽諸山萃嶽天矯
出沒雲霧之間亦斯寺靈異之一助也吾嘗西望行廊
而未得往遊今且脂北轅矣聊援筆畧書之以紀歲月
云爾

青谿庵記

地之勝有天勝有人勝崇山大川殫秀蓄與憑望寥廓
靈異所棲勝以天也遐陬僻土一丘一壑昔賢所憩厥
壤用彰勝以人也天之所造人趨之人之所名衆附之

其勢固然若夫廣隰平原徒旅踵接形勝不萃故蹟久
湮中有幽人爰居爰處是之謂以我勝不因乎天人而
天人若交予之吾邑之響山山之一卷石也下臨青溪
寒潭在焉李供奉梅都官先後有詩地遂以名其毘乎
青溪者平壤也而青溪庵於是乎作蓋自虛上人始地
故有觀音橋石狹而歌有嫗陞焉虛曰吾當拓之俾勿
壞塗之人負且行者喘汗相屬虛曰吾憇而飲之俾勿
渴且丐我青溪一曲作放生池吾將庵於斯矣聞者皆

笑以為難未數年庵成而行者休渴者飲蹶於途者以安步驚於漁釣者以相忘於江湖虛方掩闕枯坐窮覽釋氏之書是役也豈能徒手立致哉儒者之仁民愛物有終其身不一遂者矣是何成之易也吾烏知夫青溪之蹟不又以虛著耶或曰地故有斷碑土人掘得之其文剝裂題曰青谿庵則庵之建殆已有先之者與山陰張君荀仲好與浮屠游具以告予屬為記

蕪湖蓮花池宣船步記

事有便於民不可失也雖細必爭爭之既定將永賴焉
其毋復失也雖細必書吾宣距蕪百餘里一水相上下
蕪人多聚賈而宣民多力田所以糞其畝者例載薪以
易諸蕪於是有宣船糞埠曰蓮花池其來久遠初蓋隙
地少居人所謂金馬門者未有也明萬厯間用形家言
始開金馬門而陶氏又構樓居池上怒其穢而逐之輒
藉謂地近金馬門逼文廟不敬主者袒其私宣民為魚
肉矣衆不能平訟之院道下其事廳縣賴當事之賢者

履勘舊跡去金馬門文廟甚遠杖陶氏而復之兩邑之鄉先生士民亦稍悔禍僉謀立質劑曰泊從其舊毋相侵阻事起萬厯四十二年以迄崇禎之末訟牒議券具在也先是故有石記蕪人訟時私毀之今息爭餘三十年無異詞吾宣之父老來告曰往者之有事於此也先達中丞詹公沂司空徐公大任張公守道司成湯公賓尹皆與有力今丐公記之以絕後釁夫周禮垂糞種之說月令布糞畝之條重農政也茲事雖鄙細於農政有

助其永安於質劑之盟寧維宣利蕪亦與有利焉乃為
記之具以告郡邑之賢大夫宣民亦赤子毋岐視也蕪
之抗拒者始陶氏繼以潘氏宣之訟而復者林壽林思
敬施思行等詳載故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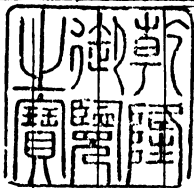
瘞暴棺記

宣之城西門有崇其墟俗稱檢屍場暴棺纍纍有年矣
蓋人之死非命者官讞死獄陳屍於是其事動經歲年
訟已則或不能葬棄之不顧夫人至不得其死又蒸洗

鍛鍊驗取傷迹骨且不保銜痛滋劇禮掩骼埋胔著在
月令頃年軍興歲凶余行天下見野多暴骨未嘗不掩
袂酸鼻矧此傷死殘骸尤為冤酷者哉文學江君夢龍
見之請瘞於邑宰南昌鄧侯盡然出白金五兩經紀伊
始江君病卒以屬阮君士珙終其事編修孫君予立又
為募疏得若干金製棺數十拾殘易朽聚而瘞之為大
冢昔之暴露壞爛數十年不舉者一旦得土以為安蘇
文忠嘗言暴骨非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是時雇役

昇棺者縣簿宗君捨地二畝以葬者張翁伯馭凡有助
於斯役皆可書也銘曰

是死而訟豈無子孫風淒雨泣有號莫聞聚斂魂魄於
焉窀穸為谷為陵毋毀此宅



學餘堂文集卷十三